



新刊官板批評正百將傳卷之九

東光 張預 公立甫集

東浙 趙光裕 克榮甫評

金陵 周曰校 應賢甫刊

唐李靖 唐李勣

唐蘇定方 唐薛仁貴

唐裴行儉 唐唐休璟

唐張仁愿 唐王峻

唐郭元振 唐李嗣業

唐李靖



按靖平丹肇則於開州取蕭銑於夔州擒輔公柘於丹陽擒頡利於鐵山感吐谷渾於邊境唐室賴以開基牛弘稱為王佐雖不足其亦唐之元佐坎其見許於牛弘楊素如此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論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隋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為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因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為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亦為請得釋蕭銑據江陵詔靖安輯至峽州阻銑兵不得前帝謂逗留詔都督許紹斬靖紹為請而免開州

擊斬開州蠻丹肇則

此段記其取蕭銑之事

戰士始集銑不及知秋水漲惡銑不設備靖乘水進兵正得兵情主速及攻其無備之意

蠻丹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擒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因手敕勞曰既往不咎尚事吾久已忘之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軍政一委焉武德四年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為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霆不及塞耳就能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擒也孝恭從之舟師叩夷陵銑將文士洪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洪

待其氣衰乃取此是避其銳氣之道何孝恭不聽而取敗乎

不藉銑黨之家此正收拾人心之道故江漢爭附

此段記其攻取輔公祐之事

健將下皆勇士今新失荆門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不聽留靖守屯自往與戰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取四百餘艘溺死者萬人即率輕兵五千為先鋒趨江陵薄城而營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士四千孝恭軍繼進銳大懼檄召江南兵不及到明日降靖入其都號令靜嚴軍無私焉或請靖籍銑將拒戰者家貲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兵弔人而取有罪彼其脅驅以來藉以拒師本非其情不當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

自荆而南堅城劇屯毆之死守非計之善也止不籍由是江漢列城爭下輔公祐據丹陽反詔孝恭為帥召靖入朝受方畧副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祐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為犄角諸將議曰彼勁兵連柵將不戰疲老我師若直取丹陽空其巢窟惠亮等自降靖曰不然三軍雖精而公祐所自將亦銳卒也既保石頭則牢未可拔我留不得志退有所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鬪今方持重待

此段記其戰
擒突厥頡利
之事

公祐立計爾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拔公
祐禽矣孝恭聽之靖率黃君漢等水陸皆進苦戰殺
傷萬餘人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祐懼衆
尚多不能戰乃出走禽之江南平帝歎曰靖乃銑公
祐之膏肓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八年突厥寇太原
爲行軍總管以江淮兵萬人屯太谷諸將多敗獨靖
以完軍歸太宗踐祚授刑部尚書兼檢校中書令突
厥部種離畔帝方圖進取以兵部尚書爲定襄道行
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
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數恐

以三千騎襲
取定襄功亦
偉矣

靖縱謀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磧
口進封代國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漠然卒降
匈奴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遂取
定襄古未有單足澡吾渭水之耻矣頡利走保鐵山
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以靖爲定襄道總管往迎
之又遣鳩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靖謂副將張
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齋二十日糧自白
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柰
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
惜哉督兵疾進行遇候羅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

襲擊夷虜而
不顧使人是
不以小信妨
大計也

此段記其征
版吐谷渾之
事

覺部眾震潰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擒其子疊羅施
殺義成公主頡利亡去為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
擒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帝因大赦天
下賜民五日酺御史大夫蕭瑀劾靖持軍無術縱士
大掠散失寄寶帝召責之靖無所辯頓首謝帝徐曰
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不賞而誅朕不然赦公之罪
錄公之功乃進左光祿大夫既而曰向人譖短公朕
今悟矣遷尚書右僕射靖每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
沈厚稱頃之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為
帥乎靖往見房玄齡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為

此記其欲征
高麗而以老
病不果

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任城王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
道彥高甌生五總管兵皆屬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盡
火其莽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牙馬弱不可戰
靖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殘其
國國人多降吐谷渾伏乞愁感自經死靖更立大寧
王慕容順而還甌生軍繇鹽澤道後期靖薄責之既
歸而憾與廣州長史唐奉義告靖謀反有司按驗無
狀甌生等以誣罔論靖乃闔門自守賓客親戚一謝
遣改衛國公帝將伐遼召靖入謂曰公南平吳北破
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有意乎對曰往憑

天威得効尺寸功，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為公憂之。薨，年七十九。孫子曰：兵之情，主速。靖謂：兵機以速為神。又曰：亂而取之，靖因敵散亂擊而破之。又曰：出其不意，靖破馮惠亮及頡利，又曰：死間者為誑於外。靖因唐儉使虜而襲破突厥，是也。

唐李勣

李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隋大業末，韋城翟讓為盜，勣年十七往從之，說曰：公卿壤不宜自剽。

按勣平建德，俘世充，征突厥，延陀，高麗，諸國內平，諸寇外服，諸夷。

唐室佐命之臣，惜其能為李密純臣而不能為唐之純臣也。

此段記其從李密之始末。

散粟以募兵，亦一時之權宜，但縱民取之而不知節，以致後來不繼失之矣。

殘宋鄭商旅之會，御河在中，舟艦相屬，往邀取之，可以自資。讓然之。李密亡命雍丘，勣說讓推密為主，以奇計破王世充。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饑人就食。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日萬數，勣說密曰：天下之亂，本於饑。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濟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縱食，旬日勝兵至二十萬。宇文化及引兵北上，密使勣守倉，周掘塹以自環。化及攻之，勣為地道出關，化及敗引去。武德二年，密歸朝廷，其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北，抵魏郡。勣統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人衆土宇皆

勳忠於李密而不忠於唐謂之純臣未可

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為已功吾所羞也乃錄郡縣戶口以啓密請自上之使至高祖訝無表使者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總管封英國公賜姓附宗正屬籍詔勳總河南山東兵以拒王世充及密以謀反誅帝遣使示密反狀勳請收葬詔從之勳為密服練經葬訖乃釋俄為竇建德所陷質其父使復守黎陽三年自拔來歸從秦王伐東都戰有功東略地至虎牢降鄭州司兵沈悅平建德俘世充乃振旅還秦王為上將勳為下將皆服金甲乘戎輅告捷于廟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貞觀三年為通漢

破降突厥而有賢於長城之比



道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度磧保於九姓恐不可得我若約齊溥之不戰縛虜矣靖大喜以與已合於是意決靖率衆夜發勳勒兵從之頡利欲走磧勳前屯磧口不得度由是酋長率部落五萬降於勳詔拜勳為大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父喪解奪哀還官徙封英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肅聞帝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用勳守并突厥不敢南賢於長城遠矣後帝自將征高麗以勳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破蓋牟遼東白崖等城從戰駐畢山功多封一子

征服高麗而受封

破降磧北之
延陀

為郡公延陀部落亂詔將二百騎發突厥兵討之

戰烏德韃山破之降其首領梯直達于而可汗喘摩

支遁入荒谷磧北遂定勳既忠力帝謂可託大事嘗

暴疾醫曰用鬚灰可治帝乃自剪鬚以和藥及愈入

謝頓首流血帝曰吾為社稷計何謝為後留夏顧曰

朕思屬幼孤無易公者公昔不遺李密豈負朕哉勳

感涕因嚙指流血俄大醉帝親解衣覆之帝疾謂太

子曰爾於勳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

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疊州都督高宗立遂為尚書左

僕射太宗時勳以畫像凌煙閣至是帝復命圖其形

太子之恩也

自序之高麗莫離支男生為其弟所逐遣子乞師詔

而豈知誤太

勳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兵二萬討之破其國執

子之天下者

高藏男建等裂其地州縣之詔勳獻俘昭陵明先帝

乃勳耶

意具軍容告于廟進位太子太師總章二年卒年八

討平高麗國

十六帝曰勳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未嘗有過性廉

謹不立產業令亡當無贏皆有司其厚贈卹之初勳

拔黎陽倉就食者眾高季輔杜正倫往客焉及平虎

牢獲戴胃咸引見臥內推禮之後皆為名臣世以勳

能知高杜二

知人平洛陽得單雄信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若貧

人

死必有以報請納官爵以贖不許乃號勳割股肉蹈

正百將傳平林

卷之七

正百將傳平林

卷之七

正百將傳平林

厚待單雄信
此皆勸之善
於用兵處

之曰生死未訣此肉同歸於土為收養其子焉其用
兵多籌筭料敵應變皆契事機聞人善抵掌嗟嘆及
戰勝必推功於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無私貯然持
法嚴故人為之用臨事選將必嘗相其奇龐福艾者
遣之或問其故荅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既沒
士皆為流涕

孫子曰輔周則國必彊勸守并州太宗以謂賢
於長城又曰戰勝攻取不脩其功者凶勸每戰
勝必推功於下又曰擇人而任之勸之選將必
遣奇龐福艾者是也

唐蘇定方

按定方少年
驍悍襲擊頡
利而勝之兩
征賀魯而擒
之征服思結
討平百濟大
率以乘機奮
擊成功

破降頡利

乘霧行而掩
殺數百是出
其不意

初征賀魯而
勝之

蘇烈字定方以字行冀州武邑人父邕當隋季率里
中數千人為本郡討賊定方驍悍有氣決年十五從
父戰數先登陷陣邕卒代領其眾破劇賊張金傅楊
公卿追比數十里自是賊不舍境鄉黨賴之自觀初
從李靖襲突厥頡利於磧口率駿馬二百為前鋒乘
霧行去賊一里許霧霽見牙帳馳殺數十百人頡利
及隋公主惶窘各遁去靖亦尋至餘黨悉降從蔥嶺
道大總管程知節征賀魯至鷹娑川賀魯率二萬騎
來拒總管蘇海政連戰未決鼠尼施等復引二萬騎

見塵起而馳
擣賊營是乘
其空虛

為援定方始休士見塵起率精騎五百踰嶺馳擣賊營賊衆大潰殺千餘人所棄鎧仗牛馬籍籍山野不可計副總管王文度疾其功謬謂知節曰賊雖走軍死傷者衆今當結輜重陳間被甲而趨賊來即戰是謂萬全又矯制收軍不深入於是馬癯卒勞無鬪志定方說知節曰天子詔討賊今反自守何公之力哉且公為大將而闡外之事不得專顧副將乃得專之胡不因文度待天子命不從至恒篤城有胡人降文度猥曰師還而降且為賊不如殺之取其貲定方曰此乃自作賊耳寧曰伐叛乃分財定方一不取太宗

復征賀魯而
擒之

因其亂而擊
之是未定可
擊

知之比知節等還悉下吏當死貸為民擢定方伊麗道行軍大總管征復賀魯以任雅相回紇婆潤為副出金山北先擊處木昆部破之俟斤嬾獨祿擁衆萬餘降定方撫之發其千騎并回紇萬人進至曳咥河賀魯率十姓兵十萬拒戰輕定方兵少舒左右翼包之定方令步卒據高攢稍外向親引勁騎陣北原賊三突步陣不能入定方因其亂擊之塵戰三十里斬首數萬級賊大奔明日振兵復進五弩矢畢舉衆降賀魯獨與處木昆屈律啜數百騎西走定方令副將蕭嗣業回紇婆潤率雜虜兵趨邪羅斯川追北定方

前李靖乘水擊蕭銑此定方乘雪擊賀魯皆是攻其無備

討思結而降其主都曼

一三

與雅相領新附兵絕其後會大雪吏請少休定方曰虜恃雪方止舍謂我不能進若縱使遠遁則莫能擒遂勒兵進至雙河與彌射步真合距賀魯所百里下令陣而行薄金牙山方賀魯將咬定方縱擊破其牙下數萬人悉歸所部賀魯走石國彌射子元爽以兵與嗣業會縛賀魯以還由是脩亭障列蹊隧定疆畛問疾收齒唐之州縣極西海矣高宗臨軒定方戎服奉賀魯以獻策功拜左驍衛大將軍邢國公會思結闕侯斤都曼先鎮諸胡劫所部及疏勒朱俱波傷槃陀三國復叛詔定方還為安撫大使率兵至業葉水

討百濟而降其主義慈

而賊堞馬頭川定方選精卒萬騎三路襲之晝夜馳三百里至其所都曼驚戰無素遂大敗走馬頭城師進攻之都曼計窮遂面縛降俘獻於乾陽殿有司請論如法定方頓首請曰臣向論陛下意許以不死願丐其命帝曰朕為卿全信乃宥之蔥嶺以西遂定遷左武衛大將軍出為神丘道大總管率師討百濟自成山濟海至熊津口賊瀕江屯兵定方出左涯乘山而陣與之戰賊敗死者數千王師乘潮而上舳艫銜尾進鼓而譟定方將步騎夾引直趨其都城賊傾國來酣戰破之殺虜萬人乘勝入其郭王義慈及太子

滅三國而皆
生執其主亦
况其善其處

隆北走定方進圍其城義慈子泰自立為王率眾固
守義慈之孫文思曰王與太子出而叔豈得擅為王
若王師還我父子安得全遂率左右縋城下人多從
之泰不能止定方使士登城建唐旗幟於是泰開門
請命其將禰植與義慈降隆及諸城送款百濟平俘
義慈隆泰等獻東都定方所滅三國皆生執其王賞
賚珍寶不勝計乾封二年卒

孫子曰微乎微乎至於無形定方乘霧行而破
頡利又曰速乘人之不及定方見塵起而馳擣
賊營又曰出其不意定方知虜恃雪而追掩是也

唐薛仁貴

按仁貴征高
麗討賀正擊
九姓破吐蕃
伐突厥真統
將也

從征高麗而
着白衣以自
標顯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少貧賤以田為業其妻曰夫有
高世之才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
此難得之時君盍圖功名以自顯乃往應募王師攻
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等率兵二十萬拒
戰太宗命諸將分擊之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
白衣自標顯持戟腰鞬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軍乘
之賊遂奔潰帝望見遣使馳問先鋒白衣者誰曰薛
仁貴帝召見嗟異賜金帛人馬甚眾授游擊將軍師
還帝謂曰朕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闔外事莫如卿

從討賀魯而
請還泥孰家
僞以示至德

射五甲而洞
貫發三矢而
皆中善射如
此

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虢將遷右領軍中郎將蘇定
方討賀魯仁貴上疏曰臣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
其為賊敵乃可服今泥孰不事賀魯為其所破虜係
妻子王師有於賀魯部落轉得其家口者宜悉取以
還厚加賚遣使百姓知賀魯為暴而陛下至德也帝
納之遂還其家屬泥孰請隨軍効死詔副鄭仁泰為
鐵勒道行軍總管將行宴內殿帝曰古善射有穿七
札者卿試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更取
堅甲賜之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人來挑戰
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虜氣懾皆降仁貴慮為

擊九姓而以
三箭定天山

郭待封達仁
貴之節度以
取敗與蜀之
馬謖宋之任
福相似
仁貴命郭待
封留守輜重
於大非川而

後患悉坑之轉討磧北餘衆禽僞葉護兄弟三人以
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
姓遂衰鐵勒有思結多覽葛等部先保天山及仁泰
至懼而降仁泰不納虜其家以賞軍賊相率遁去吐
蕃入寇命為邏娑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阿史那華
真郭待封擊之以授吐谷渾待封嘗為鄯城鎮守與
仁貴等夷乃是耻居其上頗違節度初軍次大非川
將趨烏海仁貴曰烏海地險而瘴吾入死地可謂危
道然速則有功遲則敗今大非嶺寬平可置二柵悉
內輜重留萬人守之吾倍道淹賊不整滅之矣乃約

待封進且節
度領輜重踵
進遂致吐蕃
邀擊取之反
仁貴還軍以
失據而敗情
戰

此是不得天
時

齋至河口遇賊破之多所殺掠獲牛羊萬計進至
海城以待後援待封初不從領輜重踵進吐蕃率眾
二十萬邀擊取之糧仗盡沒待封保險仁貴退軍大
非川吐蕃益兵四十萬來戰王師大敗仁貴與吐蕃
將論欽陵約和乃得還吐久渾遂沒仁貴歎曰今歲
在庚午星在降婁不應有事西方鄧艾所以死於蜀
吾固知必敗有詔原死除名為庶人未幾高麗餘眾
叛起為雞林道總管復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
功乃召見曰今遼西不寧瓜沙路絕卿安得高枕不
為朕指麾耶於是拜瓜州長史右領軍衛將軍檢校

脫兜鍪以見
突厥而使之
遁去

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問曰唐將
謂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
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
稍稍遁去仁貴因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獲生口三
萬牛馬稱是永淳二年卒

孫子曰將者國之輔仁貴立功而太宗喜得統
將又曰三軍可奪氣仁貴發三矢而虜氣懾又
曰上下同欲者勝仁貴將帥不和而有未非川
之敗又曰天地孰得仁貴謂歲在庚午不應有
事西方又曰將軍可奪心仁貴脫兜鍪而突厥

遁是也

唐裴行儉

按儉始為謀制十姓則假出使之名以行襲取之計既焉攻討突厥則縱兵以殺之而又縱反間以降之蓋以智術取勝者多行儉此議不欲顯言討十姓但立波斯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貞觀中舉明經調左屯衛倉曹參軍時蘇定方為大將軍謂曰吾用兵世無可教者今子也賢乃盡畀以術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吐蕃叛援方熾敬玄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為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即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成功也帝曰召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為

王子為王送還其國依路行掩襲之計則不勞而成功且不生事於西方帝從之而後來果如其言偽約酋長畋獵正欲攻諸蕃之無備也

安撫大食使經莫賀延磧風磔晝真導者迷將士饑乏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眾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眾皆驚以方漢二師將軍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湏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名四鎮酋長偽約畋謂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者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閒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趣召都支都支本與遮旬計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

召諭諸蕃來而執之可謂不勞而成功矣

不知所出率子第五百餘人詣營謁遂擒之是日傳契箭召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齎襲遮匄道獲遮匄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已擒狀遮匄乃降悉俘至京師將吏為刻石碎葉城以紀功帝親勞宴曰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擒夷可謂文武兼備矣其兼授二職即拜禮部尚書兼右衛大將軍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温傳反單于管二十四州叛應之衆數十萬都護蕭嗣業討賊不克死收係踵詔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

詐為糧車以誤敵

徙營高岡以全軍

務部兵十八萬合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暕等總三十餘萬旗幟亘千里行儉咸節制之先是嗣業饋糧數為虜鈔軍餒死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為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塹壕既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立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嗟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

縱反間以貳
伏念與溫傳
而遂使相執
以來降

我所以知也賊據黑山數戰皆敗行儉縱兵前後殺虜不可勝計偽可汗泥熟匄為其下所殺持首來降又擒大首領奉職而還餘黨走狼山行儉既還阿史那伏念偽稱可汗復與溫傳合明年行儉還總諸軍頓代州之陘口縱反間說伏念令與溫傳相貳伏念懼密送款且請縛溫傳自効行儉秘不布密以聞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斥候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救嚴備遣單使往勞既而果然於是突厥餘黨悉平帝悅遣戶部尚書崔知悌勞軍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侍中裴炎害其

每戰豫道戰
日豈徒因通
陰陽曆術哉
必其壽策素
定也
令史壞珍鞍
而不加罪

功建言伏念為程務挺脅逐又磧北回紇逼之計窮而降卒斬伏念及溫傳於都市行儉之功不錄行儉歎曰渾濬之事古今耻之但恐殺降則後無復來矣遂稱疾不出永淳元年卒行儉通陰陽曆術每戰豫道勝日善知人所引偏裨若程務挺崔智警王方翼完金毗郭大封李多祚黑齒常之類為世名將廉奏至刺史將軍者數十人嘗賜馬及珍鞍令史私馳馬馬蹶鞍壞懼而逃行儉招還之不加罪初平都支遞匄獲環寶不背蕃酋將士願觀焉行儉因宴徧出示坐者有瑪瑙盤廣二丈文采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

軍吏碎瑪瑙
盤而不少吝

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
帝賜都支資產皿金三千餘物橐駝馬牛稱是行儉
分給親故洎麾下數日輒盡

孫子曰用而示之不用行儉實欲襲都支而偽
示以閒暇又曰因利而制權行儉因敵鈔掠而
伏兵糧車又曰犯之以事勿告以言行儉不告
士卒以徙營之由又曰事莫密於閒行儉縱反
問而縛温傳是也

唐唐休璟

唐璿字休璟以字行京兆始平人舉明經高第為營

按環論守澧

戰勝吐蕃

又安西行

師料敵無一
不當

突厥圍澧州
則上疏以明
其不可棄

州戶曹參軍會突厥誘奚契丹叛都督周道務以兵
授休璟破之於蜀護山數賊多遷朔州長史永淳中
突厥圍澧州都督崔智辨死戰朝廷議棄澧保靈夏
休璟以為不可上疏曰澧州控河邊寇號為襟帶自
秦漢以來常郡縣之土田良美宜耕牧隋季喪亂不
能堅守乃遷就寧慶戎羯得以乘利而交侵始以靈
夏為邊唐初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完固今而
廢之則河傍地復為賊有而靈夏亦不足自安非國
家利也高宗從其言垂拱中遷安西副都護會吐蕃
破焉耆安息道大總管韋待價等敗休璟収其潰亡

吐蕃破焉耆
則収韋待價
之散亡以定

西土

吐蕃大將麴
奔布支寇涼
州則料其可
取而六戰皆
克

以定西土授靈州都督乃陳方畧請復四鎮武后遣
王孝傑拔龜茲等城自休璟倡之聖曆中授涼州都
督右肅政御史大夫持節隴右諸軍副大使吐蕃大
將麴奔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人洪源谷休璟以兵
數千臨高望之見賊旗鎧鮮明謂麾下曰吐蕃自欽
陵死替婆降奔布支新將兵欲以示武且其下皆貴
臣酋豪子弟騎雖精不習戰吾為諸君取之乃被甲
先登六戰皆克斬一將獲首三千五百築京觀而還
吐蕃來請和既復使者屢覘休璟后問焉對曰洪源
之戰是將軍多殺臣士卒其勇無比今願識之后嗟

西突厥與諸
蕃相攻則計
議邊事而悉
如其策

惟素知險要
而行師無失
故為將者當
先知地利

異擢為右武威金吾二衛大將軍西突厥烏質勒失
諸蕃和舉兵相攻安西道閉武后詔休璟與宰相計
議邊事籌畫所當施行者既而邊州建諸屯置盡如
休璟策后曰恨用卿晚進拜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
三品后謂楊再思李嶠姚元崇等曰休璟練知邊事
卿輩十不當一改太子右庶子仍知政事會契丹入
塞復以夏官尚書檢校幽營等州都督安東都護延
和元年卒年八十六休璟以儒者號知兵自碣石踰
四鎮其間縣地幾萬里山川夷阻障塞之要皆能言
之故行師料敵未嘗敗惟張仁愿議築受降城而休

璟獨謂不可卒就之而漠南無虜患既老已踰八十猶託倚權近求復用頗為時譏訾云

孫子曰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休璟對武后計議邊事盡如其策又曰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休璟於山川夷阻皆能言之是也

唐張仁愿

按仁愿踵擊默啜固一時之功築三受降城遺後世之利

張仁愿華州下邽人本名仁直以睿宗諱音近避之有文武材武后時累遷殿中侍御史萬歲通天中監察御史孫承景監清邊軍戰還自圖先鋒當矢石狀武后歎曰御史乃能如是乎擢為右肅政臺中丞詔

乘虛築城以揭默啜南侵之路雖勞費一時實遺利千載

仁愿即敘其麾下功仁愿先問承景破敵曲折承景實不行所問皆窮仁愿劾奏承景罔上虛列虜級貶為崇仁令以仁愿代為中丞檢校幽州都督默啜寇趙定還出塞仁愿以兵邀之賊引去遷并州都督長吏朔方軍總管沙吒忠義為突厥所敗詔仁愿攝御史大夫伐之既至賊已去引兵踵擊夜掩其營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北涯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渡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下皆北守河

既築三城又置烽候則防守益固所以突厥不敢踰山牧馬不置壅門而使軍士併力出戰仁愿之用意深矣元措不知

四人優劣何如

今築城虜腹中終為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拒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初建三城也不置壅門曲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有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慙其心哉後常元措代為

總管始築壅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措景龍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韓國公還朝卒仁愿為將號令嚴將吏信伏按邊撫帥賞罰必直功罪後人思之為立祠受降城出師輒享焉宰相文武兼者當時稱李靖郭元振唐休璟仁愿云

孫子曰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仁愿築受降城而絕虜南寇路又曰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闔仁愿不置壅門而令使併力拒敵又曰賞罰孰明仁愿賞罰必直功過是也

唐王駿

王峻吐蕃
則疑兵以
敗之禦突厥
則欲徙降者
於內地以安
之一則倉卒
之謀一則久
長之計
易服夜襲又
遇賊大呼以
鼓角應之皆
是疑兵

此論突厥默
啜之部落來
降者當遷置
於淮右河南
等內地以閉
黠虜之患且
得精兵之用
不當置之朔
塞河曲以滋
禍前此論似
是終貽後患

王峻滄州景城人擢明經高第嘗為桂州都督州有
兵舊嘗仰餉衡耒峻始築羅郭罷戍卒埭江開屯田
數千頃以息轉曹百姓賴之後遷朔方軍副大總管
安北大都護吐蕃以精甲十萬寇臨洮次大來谷其
酋空達延以兵踵而前峻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
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襲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士
大呼鼓角應之賊驚疑伏在旁自相鬪死者萬計俄
而辭訥至武階距大來二十里賊陣兩軍間亘一舍
而近峻往迎訥夜使壯士銜枚麋突虜駭引去追至
洮水敗之俘獲如積後突厥默啜為拔曳固所殺其

下多降分置河曲既而小殺繼降降者稍稍叛去峻
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款塞今徙處河曲使內伺邊
鄙久必為患虜脫南牧降帳必與連衡以相應接表
裏有敵雖韓彭孫吳無所就功請至農隙令朔方軍
大陳兵召酋豪告以禍福啗以金繒且言南方麋鹿
魚米之饒並遷置淮右河南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
以充兵則皆勁卒議者若謂降狄不可以南處則高
麗舊得置沙漠之西城旁編夷居青徐之右何獨降
胡不可徙歟臣復料議者必曰故事置于河曲前日
巴寧今無獨異且往者頡利破亡邊鄙安定故降戶

王峻御夷三策何如

卷甲捨幕而趨見其急趨君命之意

得以久安今虜未殄滅此降人皆戚屬固不與往年同也臣請以三策料之悉其部落置內地獲精兵之實閉點虜之患此上策也亭障之下蕃華參處廣屯戍為備擬費甚人勞下策也置之朔塞滋成禍萌此無策也不然前至河冰且必有變書未報而虜已叛乃救峻將并州兵濟河以討峻間行卷甲捨幕趨山谷夜遇雪恐失期誓於神曰峻事君不以忠不討有罪天所殛者當自蒙罰士衆無罪心誠忠而天監之則止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和零時叛胡分二道走峻自東道追及之獲級二千以功遷左散騎常侍朔

不愛官人之賜所以明君臣之分

方行軍大總管蘭也胡康待賓據長泉反陷六州詔郭知運與峻討平之元宗以官人賜知運等峻獨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詎有嘗近聞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見聽初峻奏朔方兵力有餘願罷知運熊當戍未報而知運至故不協峻所降附知運輒縱擊賊意峻賣已乃復叛卒贈尚書左丞相峻氣貌偉特時謂為獨虎相感慕節義有古人風其持下肅一吏人畏愛

孫子曰動如雷震峻令士卒大呼鼓角應之而敵驚潰又曰卒善而養之峻以降虜料以充兵

則皆勁卒又曰上下同欲者勝駿與知運不協而賊叛是也

唐郭元振

按振前論欽陵所請不可許而又欲通和吐蕃厥後以計殺烏盾勒而又深辨其臣厥吸所請不可從且制要路以遏虜開田利以足民蓋深於謀國者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行少有大志十六為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緹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十八舉進士為通泉尉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元振充使因跪虜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之患唯吐蕃與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於中國也若圖之

此疏深明欽陵請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決不可輕許

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遏其意恐邊患必甚於前宜以策緩之使其和望勿絕而惡不得萌固當取捨審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其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脫其涼有一口警豈堪廣調發耶善為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渾密邇蘭鄯易為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彊易以擾動保

此又言通和吐蕃則自與欽陵離間

後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於我則俟斥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豈與吐蕃等會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筭后從之又言吐蕃倦徃戍久矣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款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則其下必然設欲大舉固不能斯離間之漸也后然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搆卒誅欽陵久之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后方御洛城門宴邊報遽至因輟樂拜元振為涼州都督即遣之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

制東要路以絕虜患

關田盡利以致豐登

虜來必薄城下元振始於南硤口置和戎城北積置白亭軍制東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又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關田盡水陸之利稻收壘衍舊涼州粟斛售數千至是歲數登至匹縑易數十斛支瘡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善撫御夷夏畏慕西突厥酋烏質勒部落盛彊款塞願和元振即牙帳與計事會大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會罷即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襲擊副使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臥營為不疑者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娑葛兵虜

此記其以計殺烏質勒而又使其子娑葛感義之事

此記其計處
烏質勒之臣
闕啜而又深
辨其所請不
可從

不意元振來遂不敢逼揚言迎衛進至其帳脩弔贈
禮哭甚哀為留數十日助喪事娑葛感義更遣使獻
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餘萬制詔元振為金山道行
軍大總管烏質勒之將闕啜忠節與娑葛交怨屢相
侵而闕啜兵弱不支元振奏請追闕啜入宿衛徙部
落置瓜沙間詔許之闕啜遂行至播仙城遇經畧使
周以悌以悌說之曰國家厚秩待君以部落有兵故
也今獨行入朝一羈旅胡人耳何以自全乃教重寶
賂宰相無人朝請發安西兵導吐蕃以擊娑葛求阿
史那獻為可汗以招十姓請郭虔瓘使拔汗那鬼其

此跡深明厥
啜所請三事
之非武后不
省遂以激變

此辨闕啜請
發安西兵召
吐蕃以擊娑
葛之非

鎧馬以助軍既得復讎部落更存闕啜然之即勒兵
擊于闐坎城下遂因所獲遣人間道齎黃金分遺宗
楚客使就其謀元振知之上疏曰國家往歲不與吐
蕃十姓四鎮而不擾邊者蓋其諸豪泥婆娑羅等屬國
自有馮貳故贊普南征身殞寇庭國中大亂嫡庶競
立將相爭權自相剪屠士馬疫癘才力困窮顧人事
天時兩不諧契所以屈志於漢非實忘十姓四鎮也
如其有力後且必爭今忠節忽國家大計欲為吐蕃
鄉道主人四鎮危機恐從此啟吐蕃得志忠節亦當
在賊掌朕若焉復得事我哉往吐蕃於國無有恩力

此辨闕啜請
求阿史那獻
為可汗以招
十姓之非

猶欲爭十姓四鎮今若効力立恩則請分于闐疏勒
者欲何理抑之且其國諸蠻及婆羅門方自嫌阻藉
令求我助討者亦何以拒之是以古之賢人不望夷
狄妄惠非不欲其力懼後求無厭益生中國事也臣
愚以為用吐蕃之力不見其便又請阿史那獻者豈
非以可汗子孫能招綏十姓乎且斛瑟羅及懷道與
獻父元慶叔僕羅兄佞子俱可汗子孫也往四鎮以
他匄十姓之亂請元慶為可汗卒亦不能招來而元
慶沒賊四鎮淪陷忠義亦嘗請以斛瑟羅及懷道為
可汗矣十姓來附而碎葉幾危又吐蕃亦嘗以佞子

此辨闕啜請
以郭虔瓘使
拔汗那蒐其
鎧馬以助軍
之非

僕羅弁拔布為可汗矣亦不能得十姓而皆自亡滅
此非佗其子孫無惠下之才恩義素絕故也豈立不
能招懷且復為四鎮患則冊可汗子孫其效固試矣
獻又遠於其父兄人心何繇即附若兵力足取十姓
不必要須可汗子孫也又請以郭虔瓘蒐兵稅馬於
拔汗那往虔瓘已嘗與忠節擅入其國臣時在疏勒
不聞得一甲一馬而拔汗那挾忿侵擾南道吐蕃將
佞子以擾四鎮且虔瓘往至拔汗那國四面無助若
覆虛邑猶引佞子為敵況今北有娑葛知虔瓘之西
必引以相援拔汗那倚堅城而抗於內突厥邀伺於

朝廷不省元
振之疏遂以
激變至此

外虔瓘等豈能復如往年得安易之幸哉。疏奏不省。楚客等因建遣攝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闕啜。以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以牛師獎為安西副都護。代元振領甘涼兵。召吐蕃併力擊娑葛。娑葛之使娑臘知楚客謀。馳報之。娑葛怒。即發兵出安西。撥換焉耆。疏勒各五千騎。於是闕啜在計舒河。與嘉賓會。娑葛兵奄至。擒闕啜。殺嘉賓。呂守素牛師獎遂陷安西。四鎮路絕。元鎮屯疏勒。水上未敢動。楚客復表周以梯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獻為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娑葛遺元振書。且言無仇於唐。而楚客等受

闕啜金。欲加兵擊滅。故我懼死而鬪。且請斬楚客。元振奏其狀。楚客大怒。誣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子鴻間道奏乞留西主。不敢歸京師。以梯乃得罪。流白州。而赦娑葛。睿宗立。召為大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齋面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歡迎。都督嗟嘆以聞。進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講武驪山。既三合。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扣馬首諫曰。元振有大功。雖得罪當宥。乃赦死。流新州。開元元年。帝思舊功。起為饒州司馬。道病卒。

孫子曰智者必雜於利害元振請不罷四鎮兵
又曰親而離之元振聞吐蕃而誅欽陵又曰能
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元振置和戎白亭二
城而虜不得近涼州是也

唐李嗣業

按業討勃律
則先走險以
禽其主戰大
食則守白石
以救仙芝與
李歸仁接戰
則整陣堵進
以平長安蓋
以武功自樹

李嗣業字嗣業京兆高陵人長七尺膂力絕衆開元
中從安西都護來曜討十姓蘇祿先登捕虜累功爲
昭武校尉後應募安西軍中初用陌刀而嗣業尤善
每戰必爲先鋒所向摧北高仙芝討勃律表嗣業陌
刀將時吐蕃兵十萬屯娑勒城據山瀕水聯木作郭

此際全是以
力勝人

以扼王師仙芝潛軍夜濟信圖河令曰及午破賊不
者皆死嗣業提步卒陞山頽石四面以擊賊又使大
旗先走險諸將從之虜不虞軍至因大潰投崖谷死
者十七八鼓而驅至勃律擒其主平之虜號爲神通
大將大食連兵攻四鎮仙芝率兵二萬深入爲大食
所敗殘卒數千事急嗣業謀曰將軍深履賊境後援
旣絕我與將軍俱前死尚誰報朝廷者不如守白石
嶺以爲後計仙芝曰吾方收合餘燼明日復戰嗣業
曰事去矣不可坐湏茲醢卽馳守白石仙芝乃得還
表嗣業功進右金吾大將軍留爲疏勒鎮使城一隅

全師以退亦
是有功

以上三事皆至誠所感

地屢築輒壞嗣業祝之有白龍見因其處築祠以祭城遂不壞漢耿恭故井久涸禱已泉復出初討勃律也通道蔥嶺有大石塞隘以足蹶之抵穹壑識者以為至誠所感云安祿山反肅宗追之詔至即引道與諸將割臂盟曰所過郡縣秋毫不可犯至鳳翔上謁帝喜曰今日卿至賢於數萬眾事之濟否固在卿輩乃詔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犄角常為先鋒以巨倍答關賊值類崩潰進四鎮伊西北庭行軍兵馬使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陣于香積祠北賊酋李歸仁擁精騎薄戰王師注矢逐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

以上梧答關亦只力將之事

既有長技又何支兵所以幾敗而復勝

騎還蹂王師於是亂不能陣嗣業謂子儀曰今日不蹈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類矣即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堵進所向無前歸仁匿兵營左覘軍勢王分回紇銳兵擊其伏嗣業出賊背合攻之自日中至晏斬首六萬級填澗壑死幾半賊東走遂平長安進收東都嗣業戰多與子儀等圍相州師老諸將無功獨嗣業被堅數奮為諸軍冠中流矢臥帳中方愈忽聞金鼓聲知與賊戰大呼創潰流血數升卒嗣業忠毅憂國不計居產有宛馬十匹前後賞賜皆上于官以助軍云

以上三事皆至誠所感

地屢築輒壞嗣業祝之有白龍見因其處築祠以祭城遂不壞漢耿恭故井久涸禱已泉復出初討勃律也通道蔥嶺有大石塞隘以足蹶之抵穹壑識者以為至誠所感云安祿山反肅宗追之詔至即引道與諸將割臂盟曰所過郡縣秋毫不可犯至鳳翔上謁帝喜曰今日卿至賢於數萬眾事之濟否固在卿輩乃詔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犄角常為先鋒以巨倍答關賊值類崩潰進四鎮伊西北庭行軍兵馬使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陣于香積祠北賊酋李歸仁擁精騎薄戰王師注矢逐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

以巨倍答關亦以力將之事

既有長技又何支兵所以幾敗而復勝

騎還蹂王師於是亂不能陣嗣業謂子儀曰今日不蹈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類矣即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堵進所向無前歸仁匿兵營左覘軍勢王分回紇銳兵擊其伏嗣業出賊背合攻之自日中至晏斬首六萬級填澗壑死幾半賊東走遂平長安進收東都嗣業戰多與子儀等圍相州師老諸將無功獨嗣業被堅數奮為諸軍冠中流矢臥帳中方愈忽聞金鼓聲知與賊戰大呼創潰流血數升卒嗣業忠毅憂國不計居產有宛馬十匹前後賞賜皆上千官以助軍云

孫子曰將者安危之主嗣業既至肅宗謂賢於
數萬衆又曰死焉不得嗣業持刀堵進而敗歸
仁是也



